

為胡宗南上將辯誣止謗(上)

斥張戎著書謬說兼紀念胡宗南將軍逝世四十四週年

● 胡志偉

(彩色圖照刊第八頁)

饒舌的烏鴉無損盛譽

旅英的中共高幹子女張戎，十三

年前訪問台灣，為她計劃撰寫的《毛

澤東傳》造勢，她對新聞界人士聲稱

，此書「將包容各種說法後為毛下定

論」。十三年過去了，英語世界的讀

者見到一本數黑論黃、目食耳視的《

毛澤東不為人知的故事》，通覽全書

，人們只見到一連串東拉西扯、雜亂

無章的不經之談，難怪西方著名的漢

學家、史學家黎安友、林培樂、紀思

道、史景遷、伯恩斯坦等紛紛撰文嗤

之以鼻，前者稱哈列迪、張戎夫婦為

「一對饒舌的烏鴉」，後者直指此書

「對當代中國研究是一大禍害」。

必須承認，張戎將傳記作品寫成

傳奇故事，確實滿足了西方國家讀者

的獵奇、窺秘心理，她使用史料極不

誠實反而使銷量驚人，其中最令人震

驚的是她把抗日英雄胡宗南寫成「黃

埔出身的紅色代理人」「中共潛伏在

國民政府中的間諜」。

人們不能要求一個流行小說作者

昇華為一名嚴謹的歷史學家，但當她

撰寫真名實姓的傳記作品時，是容不

得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張戎使用

史料《民國胡上將宗南年譜》時，斷

章取義，將「有人疑公與軍校衛兵司

令胡公冕過從頗密，疑其加入共黨」

一句改為「大家都認為他是共產黨」

，而不將上下文交代清楚：「當公（

胡）簽名發起（組織孫文主義學會）

時，到政治部公告處簽名者，皆為共

產黨通告（詆毀國父）之列名分子」

；年譜上「賀衷寒辭而闢之」，則塗

改為「這時賀衷寒等有影響力的人物

為胡宗南說話，加上胡又發起組織了

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他就沒有被當

作共產黨人對待」，也絕口不提共產

黨員名單上根本沒有胡宗南，而當時

共產黨是公開活動的，並無秘密黨員

之設。前清聯合匪軍，匪徒夫誠誠

彭、周恩來在武漢、重慶經常向民眾演說，指責胡宗南擁重兵不抗日，毛澤東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撰文〈質問國民黨〉，稱胡宗南丟棄河防不抗日專事反共。此後六十多年，汗牛充棟的中共黨史、大中學校教科書、史論都喋喋不休喧染胡宗南擁一百萬重兵不打日寇。本文首先要澄清胡宗南投身國民革命卅九年中，究竟何時在何地擁有過一百萬重兵；

一九三四年胡宗南率第一師駐甘肅，麾下轄四個旅，計十二個團。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撤守，率十七軍團回駐關中時，僅剩第一、第七十八師的殘兵七八千人。經淞滬、武漢會戰失利，凡殘破軍旅多被遣赴關中整編訓練，然後撥赴其他戰區，亦即俗諺所曰：「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如果將前後十一年在陝南整訓的壯丁、游勇全部加起來，或許還不止一百萬，他們在全國十二個戰區殺

敵報國，構成了抗戰八年傷亡將士三百廿一萬人的核心，那又怎能說胡將軍不抗日？何況，一面整軍，一面作戰，非常人所能負擔。奉天、日當戰一九三九年為增加兵力拱衛陪都，奉軍委會准在豫、皖、蘇北招募壯丁成立四個師。戰人「中」一九四一年，從東戰場調陝整補督訓之部隊加上原有四個軍，共達十二個軍。察冀心腹，此則陝東不

一九四五年一月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共統率四個集團十六個軍，計四十二個師五個特種兵團，合共四十五萬官兵。已達頂峰。然而這些部隊並非全部駐守黃河防線。例如：一九四四年九月，日寇十五萬人分三路進犯柳州、桂林，胡將軍奉軍委會電令，調遣卅六軍軍長鍾松率部赴渝，旋又派劉安祺率五十七軍空運

桂林。同年春，謝義鋒之新二軍、徐汝誠之新四十六師、葉成之暫編五十八師及李禹祥之預七師隨朱紹良入新

疆。十一月俄帝勾結哈薩克族發動伊寧叛亂，預七師與新二軍在冰雪中與俄帝裝甲部隊苦戰十一個月，軍民傷亡三萬多，包括高級將領陣亡十員。一九四五年春，奉命挑選精銳支援西南，分三期空運官兵五萬五千八百四十人，時由美軍醫官逐名體檢，極為嚴格，故胡部精兵已去其大半。而遣出之部隊再也不會歸建，如：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日本宣布投降前，命令陳綏民等指揮傘兵部隊空降北平佈告安民，使中共搶先進入古都之陰謀難以得逞；日本投降後，奉中央命令派李文率十六軍兩個師赴天津歸十一戰區孫連仲指揮，其後十六軍轉戰張家口懷來等地，成了華北主力部隊，一九四八年春劃歸傅作義的華北剿共總部。

一九四五年十月，奉令調三個軍增援豫西剿共，收復登封後十五軍劃入劉峙的第五戰區序列。

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馬歇爾調停

國軍單方面縮編，第一戰區裁撤廿六個步兵團，資遣回籍官兵計兩萬七千五百餘人，剩下十個整編師，總兵力為廿五萬六千人，十月初又將三個師和八個旅撥歸鄭州綏靖公署直接指揮。故一戰區兵力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不足十六萬人矣。所以，張戎說「毛澤東在陝北只留下兩萬來部隊，不到胡宗南廿五萬大軍的十分之一」這是彌天大謊。事實是：國軍攻擊延安的部隊僅十二個旅共計八萬四千人；

然而共軍在陝北的正規部隊卻有十六個旅和一個騎兵師共六萬人，共方從晉西調回王震部兩個旅、陳賡部四個旅、賀龍部三個旅與訓練成熟的民兵後，合計十六萬人。「一封軍十個師」對面一九四七年七月奉蔣公電令，抽調十個團增援徐州。張戎說「共軍一軍與第廿九軍而已；在山西危急時，有一個整編旅與四個團赴援犧牲殆盡。到一九四九年戰局急轉直下，他奉命拱衛中樞，由秦嶺日行百里馳援

二、第卅六、第七十六整編師兼程南下豫東圍剿陳毅部共軍。共一戰區突同同年九月，共軍猛攻太原，又奉令抽調整編第十師之八十三旅分由西安、榆林空運太原；十月又抽整卅師之四個團由西安空運太原。翌年四月太原淪陷，這兩支勁旅全部犧牲在太原城下，未聞有生還者。

綜合上述，抗戰八年陝西已成支援華北、西北各戰場的基地與幹部培訓所，然胡宗南始終指揮兩個軍在敵後的中條山與晉東南作戰；抗戰勝利後，胡宗南麾下部隊，范漢傑兵團到東北，李文兵團在華北，胡長青軍在東南，陳金城軍在山東，鍾松的廿六軍在晉東南，李鐵軍楊德亮兵團在甘肅，陶峙岳兵團在新疆。當時雖號稱百萬之眾，實質留守關中者，不過第

重慶成都，沿途遭四川叛軍鄧錫侯、劉文輝部伏擊，羅廣文、郭汝瑰也倒戈，在腹背受敵逆境下，從陝南出發的十萬大軍（當時部隊番號雖多，但兵額甚缺，若干個軍僅有軍部番號）趕到成都僅剩六萬人。他率部與十倍共軍浴血苦戰，死守成都近郊，爭奪新津機場三進三出，到保護蔣公安全登機時，僅餘五百官兵向西昌轉進。

所以，張戎所述「胡宗南毀掉了陝北的軍隊，蔣介石居然允許他把別處的部隊也調去陝北，讓毛澤東吃掉」，「華東一些重大損失就是兵力西移的直接後果」，「胡宗南說服蔣介石不斷向他的戰場增兵」純係捏造。胡宗南「擁兵百萬不抗日」嗎？請看以下事實：一九三七年八月卅日奉蔣公命令率第一軍由徐州出發投入淞滬抗戰，在毫無工事掩蔽之下，遭日寇炮兵與

血戰日寇史跡斑斑

空軍濫炸，寸土必爭，血戰寶山、羅店、劉行、大場，胡將軍日夜在戰場指揮撫巡，十六個團苦戰三月餘，官兵以血肉之軀與敵搏擊，團營長以上傷亡百餘人，連排長幾無倖存者。事後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向第三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報告有云：「桂軍十個師只打了一天，只有第一軍能打，該軍兩個師陣地始終屹立不動」。

昭在人耳目。一九四四年冬，日軍主力進襲貴州，陪都重慶震動，日方透過外交途徑以優厚條件誘國府議和，當時戰局危殆，高層軍政人員多數動搖，唯蔣公力排眾議，堅主抗戰到底，對眾高官云：「你們若要與敵人談和，我一人單獨到西北去與我的學生胡宗南繼續抗戰到底」，由此可見蔣公的不屈人格以及胡將軍的抗日意志。即使從熊向暉回憶錄中一九四三年熊在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同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一席密談內容，也可看出胡將軍的抗日決心：

周問：胡宗南反共堅決不堅決？
 熊答：他反對降日，痛恨汪精衛之流，仍常函候（軟禁中的）張學良……他要我起草精神講話，著重要求做革命軍人，鼓舞抗日鬥志，強調民族氣節，反對貪汙腐化，反共調子不突出……他在軍事上仍把「東禦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中共」放在第二位。一九四四年春，日軍為迅速解決中國戰場，在河南集結重兵發起中原會戰，以數百輛裝甲車攻陷洛陽，再出動兩個山地師團進逼潼關、窺視漢中。胡將軍奉令出動三個軍在潼關以東靈寶地區與日寇激戰十餘日，他親至潼關華陰指揮，收復靈寶、虢鎮兩地，確保潼關，穩定關中，粉碎了日寇日軍進佔大西北之迷夢。靈寶之戰關係中國後期抗戰局勢，並影響整個太平洋戰爭。當時美軍在太平洋逐島攻擊，正陷於苦戰，日寇若進佔關中，則國軍可能全線瓦解，日方可在中國戰場抽調大批部隊（在華日軍有一百萬人）增援太平洋戰場，如是則整個太平洋戰局將為之改觀，日本投降將遙遙無期。為此，胡宗南部付出了慘重代價，上校副師長王劍岳陣亡，連負屍後撤的勤務兵都被擊斃。由於日軍進犯河洛多次均不得逞，當時日本報紙稱胡宗南部是「皇軍最難纏的敵人」。

日軍敗於靈寶後，同年冬在西南集結重兵進犯貴州，西南各戰區因連年苦戰，精疲力竭，預備部隊消耗殆盡。獨山失守後，日軍進逼貴陽，陪都震動。中央乃調胡部劉安祺、胡長青兩個精銳軍增援雲貴，由中美兩國運輸機兩百餘架晝夜不停搶運，成為中國抗戰史上最大規模之空運。這兩個軍力戰奪回獨山，扭轉戰局，確保貴陽，穩定了大西南局勢。這一戰是日寇在中國戰區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攻擊，也是國軍扭轉乾坤的一戰，半年後日本終於投降。

一九四五年四月，日寇垂死掙扎，出五個師團七萬餘人分別向南陽、老河口、襄樊、西峽口進犯。胡將軍奉命出動五個師增援五戰區，血戰八晝夜收復官道口、西峽口等十餘城鎮。其後鏖戰至八月八日，距日本無條件投降僅三日。

年軍官在抗日、戡亂戰事中多數血灑疆場為國捐軀，倖存且隨政府赴台者，仍然健在的大約有千餘人。這個番號第七的中央軍校分校，是我國戰時組織最完善、規模最宏大的軍事學府，還為韓國獨立復國運動栽培了一千多名韓籍軍事幹部，一九三九年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被炸斃，就是七分校內韓國光復軍的傑作，整個刺殺行動受到胡宗南將軍鼎力支持，所有爆炸器材裝備均由他批准提供。光復軍湧現的人才日後為韓國獨立作出了巨大貢獻，例如韓國前總統朴正熙、國務總理李範奭、韓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以及若干國防部長、情報部長、三軍高級將領盡皆出自七分校的光復軍成員。為了感念胡宗南將軍對韓國獨立建國運動的傑出貢獻，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大韓民國慶祝第五十四屆光復節時，總統金大中特頒該國最高勳章——建國勳章予已故的胡宗南將軍，儀式盛大隆重，由胡將

軍哲嗣胡為真博士接受。這一殊榮由廿多名韓國學術地位崇高的教授與學者經長期查證、考核後投票決定，勳章證書有金鍾泌總理與金大中總統的簽字。由此事可見外國人尚且知恩圖報不忘胡宗南將軍對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傑出功勳，然而中國人竟有不肖子孫恣意竄改歷史，妄口巴舌誣譏胡將軍，令人髮指！

屢立戰功逐級陞遷

張戎說「胡宗南是蔣介石寵信的天之驕子」，（蔣）剛復自用，無條件地信任他喜歡的人」。這又是血口噴人、蠅糞點玉。從以下事實可知，胡將軍是以輝煌戰功而逐級陞遷，絕非倖進之徒。

一九二五年春，胡宗南在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分發教導第一團三營八連任少尉見習。同年三月東征陳炯明叛部，棉湖之役時任機槍連中尉排長，攜兩挺機槍奮勇奪佔叛軍後方高

地，封鎖敵方主力退路，使之潰不成軍，遂晉升上尉。回師廣州討伐楊希閔、劉震寰叛軍，復以功升副連長。

九月杪，第二次東征，率第六連衝上河婆最高山橫峰的敵陣，一舉殲滅陳部洪兆麟五千官兵。蔣公利用繳獲武器編成三個師，成為北伐的基本部隊，因而擢升胡任教導第二團二營營長。

一九二六年夏隨第一師北伐，軍次株州時升任團長。九月以一個團擊潰孫傳芳部一個旅，收復銅鼓，粉碎了孫傳芳切斷粵漢鐵路交通的企圖。

十一月，消滅孫傳芳最精銳的部隊，攻佔南昌。十二月以一個團兵力解新登之圍。

一九二七年二月，於龍游之洋埠與富陽之役，孤軍力戰六小時，擊破孫傳芳主力，攻克杭州，收復全浙。三月擊潰孫部白俄僱傭兵，佔領莘莊、上海。五月，以功升任少將副師長。八月參加龍潭戰役，殲滅孫傳芳南犯之敵；十一月以突擊隊制服鐵道上

的白俄鐵甲車，攻克蚌埠，積功升第一軍廿二師師長。

一九二八年四月擊破直魯聯軍三道防線，克復韓莊，月杪佔領濟南。北伐勝利後，廿二師縮編為第一師第二旅，任旅長。十一月十日在徐州校閱中，第二旅被譽為模範旅，其三團校閱成績列為全國陸軍第一名。

一九三〇年元月奉命討伐唐生智叛部，擊潰隴海路犯敵，移師津浦路，十一月進駐開封，以功實授第一師中將師長。

一九三一年春剿滅豫南積匪崔二且等、豫東南積匪王泰等；四月率師入冀救平石友三叛變。翌年五月入皖剿共，克復六安、霍山等縣，九月追剿徐向前部，從鄂北追至川陝交界之大巴山，自夏至冬窮追八千八百四十七里。一九三三年六月赴蘭州指揮堵擊孫殿英叛軍，救平之。一九三五年率三萬官兵苦戰松潘八個月，將共軍逐入甘肅窮鄉。一九三六年第一師擴

編為第一軍，出任中將軍長。

一九三七年率全軍赴淞滬抗日，苦戰三月餘，又率部轉戰於無錫、常州之間，升任第十七軍團軍團長，節制三個軍共九個師。

一九四〇年，因豫東蘭封、湖北信羅諸役戰績，中央將十七軍團擴編為第卅四集團軍，晉任總司令。

一九四四年靈寶戰役挫敗日寇西犯陰謀，增援貴陽反攻獨山，拱衛中樞，同年八月因功升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翌年一月真除。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十月晉上將銜，獲頒勝利勳章。

一九四七年三月，攻克共巢延安。六月，一戰區改為西安綏靖公署，任主任。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危急存亡之時出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參謀長，是為其一生職務之頂峰。

中共為何刻骨仇恨胡宗南將軍呢？

中共痛恨不斷詆毀

從六十多年來中共的宣傳、黨史資料分析，它最切齒痛恨的國府軍政人物是胡宗南（按：因憎恨胡將軍而罪及胡姓宗親，譬如文革時之「革命样板戲」的編寫，故意將反面人物冠以胡姓，若《智取威虎山》之「匪首」胡彪、《沙家濱》之「漢奸」胡傳葵，其實歷史記載盡皆抗日英雄）、戴笠、湯恩伯，前二者逝世已逾半個世紀，似已不多談，胡宗南將軍仙逝亦已四十四年，然中共仍餘恨未消，處心積慮要推出代理人不停地醜詆胡將軍，其原因有十：(1) 西西安受降。

國軍第一師師長胡宗南自然恨入骨髓。第一師奉命窮追紅一軍軍長徐向前，自夏至冬，從鄂西北經武當山秦嶺漫川關山陽湯峪，至關中平原，再穿越八百里秦嶺及大巴山脈，至四川省之通南巴，將徐部一萬六千人打不到足三千人。不幸因川軍阻擋中央軍入川，徐部死灰復燃，很快又擴展至十餘萬眾。中共自吹自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乃是國軍跟蹤追擊兩年的兩萬五千里逃竄，而歷時兩年長途追剿的主力就是胡宗南部第一師。一九三五年一月胡部獨立旅擊潰徐向前部於廣元，胡部六個團痛殲徐部於青川摩天嶺。毛澤東、徐向前兩部合流後欲攻佔松潘，胡部轉戰松潘草地四個月，終於將共軍主力全部擊潰，使松潘成為十萬共軍埋骨之所，毛澤東僅以身免，收拾不足八千殘部逃往陝北依附劉志丹。毛澤東從江西經湘、粵、雲、貴流竄至四川，以川北及松潘戰役

失敗最為慘重，沿途土司悉壁清野，故共軍乏糧挨餓，疾疫大作，死亡枕藉，什百倍於戰死者，幾乎全軍覆沒，此刻骨仇恨永難忘懷也！(2) 胡部(3) 一九三六年十月，胡將軍奉命率兩個師入甘肅，在隴東殲匪萬餘，繼而將共軍主力包圍於陝北，不幸爆發西安事變，剿共勝利功虧一簣。當時軍政部長何應欽電令在陝之中央軍統歸胡將軍指揮，胡率部取捷徑鑽隙南下，一舉佔領寶雞，威脅西安，由潼關西進入的中央軍桂永清等部亦攻抵渭南，中央空軍還一度轟炸西安新城，使西安陷於三面包圍之中。同時，胡將軍領銜與黃埔校友二百餘將校通電討逆，警告張、楊，這才迫使張學良悔過，護送蔣公回南京。事變初起時，毛澤東大喜過望，曾擬公審槍決蔣公，由於黃埔將校敵愾同仇，形勢乃急轉直下，毛澤東空歡喜了一場，他怎能不惱恨胡將軍？(4) 一九三八年胡將軍率第一軍入

陝途中，收容了魯、皖、蘇北各省流亡青年七千多人，安置在鳳翔訓練，這就是中央軍校第七分校十五、十六期的基礎。那時中共在延安設立「抗日」軍政大學，密遣大批幹部在西安、洛陽等地誘騙青年學生前往陝北。

胡將軍洞悉奸謀，遂電准中央設立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戰幹第四團、游幹班、勞動營等四大訓練機構，大批收容熱血青年，使他們留在西安受訓。後來獲得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將軍支持撥給糧餉，此後七分校與戰幹四團

在蘇、浙、贛、皖、冀、魯、豫等省成立招生總隊，先後共招十萬人左右；對於黃河西起蘭州、東至潼關各渡口投奔「抗大」之青年，則耐心勸喻加入西北青年勞動營，施以特殊教育，期能改邪歸正，為國效力（張戎在自傳體作品《鴻》中提及，她在成都手工機具廠做電工時，仰慕一位年輕的戴姓同事，其父與兩位友人在投奔延安途中被胡宗南部攔截，他服從勸

喻經培訓後從軍抗日，中共建政後因「歷反」罪名下獄，而另兩人堅決要去延安，後來成為中共的高級將領，前途判若雲泥。張戎與戴墮入愛河，但因門不當戶不對而不能成婚，這也是她憎恨胡宗南的原因之一。七分

校還接收康澤在王曲所辦的特種班，顧希平在終南山麓所辦的江蘇抗日青年班、杭州中央警官學校選送的四百多位浙江青年。另外，胡將軍還興辦了天水訓練班、騎兵分校、西北游幹班、將校班、軍官班、中美訓練班、外語班、軍需實習班、西北幹部訓練團、中正中學等等，文武學生不下十

幾萬人。胡宗南將軍在統帥大軍迭建殊勳之際，還撥冗替國家培育青年、訓練文武人才，兼且與中共爭奪青年一代，使延安抗大的學生大為減少，這當然引起中共切齒痛恨。再自(5)一九四〇年春，中共陰謀煽動二戰區閻錫山所部新軍薄一波、韓鈞等相繼叛變，日寇乘機蠢動，晉西陝

北頓現緊張。胡宗南即派九十軍軍長李文率五十三、六十一兩個師增援，收復晉西南，擊敗共軍陰謀，山西形勢遂告穩定。

(6)抗戰初期，斯大林唯恐德日合流夾擊蘇俄，亟欲將日軍鐵蹄引誘南下，故有支援中國抗戰運送軍火派遣空軍之舉；到抗戰後期，由於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的錯誤指揮，將中國十萬精兵陷於印緬戰場，豫、湘、桂、粵、贛、閩等省共廿多萬平方公里國土、一四六座城市、卅多個機場失陷，六十萬軍隊傷亡，六千萬同胞淪於日寇鐵蹄。此時斯大林擬由蒙古、新疆兩地入侵，盡佔中國西北、西南各省，與日本妥協，瓜分中國，使中國變為波蘭第二。共產國際的中國代理人毛澤東也密遣潘漢年去南京與侵華日軍首領岡村寧次密談，擬以八路軍、新四軍與日軍合作夾擊和消滅江南的國軍，還作出了侵入甘肅，打通延安與蘇俄陸上交通線的計劃，蘇俄

則在新疆策動了一系列的事變與動亂；更有甚者，毛澤東一度準備閃擊重慶，把國民政府連根拔起。當時胡宗南坐鎮陝、甘、寧、青、新等西北五省，東面由潼關起，隔黃河與日軍對峙，河防戰爭時有發生，但日軍終未渡河；北面防禦中共的「陝甘寧邊區十三縣」，憑藉碉堡封鎖監視；向西派勁旅進駐新疆防止蘇俄勾結哈族叛亂；對青寧兩省馬家回軍則盡量鎮懾安撫，此所謂東禦日寇、北制中共、西防蘇俄、內服四馬，因而日蘇合流的陰謀終未得逞，中共篡政也大大延遲了多年。毛澤東與中共對胡宗南當然深惡痛絕。

晉南各地，胡將軍奉命援晉，歷七十七日，計擊斃共軍旅長以下兩萬六千餘人，俘千餘人，收復縣城八座，打通了同蒲鐵路。編第一軍、第廿九軍，以迅速行動，耗五日擊破中共盤踞十一年之巢穴延安，收復陝北各縣。是役共斃傷共軍官兵一六六〇六名，國軍官兵僅傷亡一〇三〇人。張戎說毛澤東「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而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告別的」，然而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廿日，中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訊毛妻江青時，她當庭對審判長伍修權等大嚷：「四七年胡宗南調幾十萬大軍包圍陝甘寧邊區，你們都撤退了，只剩下我和（毛）主席轉戰陝北，每天都騎馬在大山裏奔馳百里，四面都是敵人。在槍林彈雨硝煙瀰漫的戰場裏，只有我一個女同志陪著主席……這，這不是落荒而逃四處流竄嗎？人們究竟相信毛妻江青還是相信張戎呢？」

？張戎書中一邊說老毛「神機妙算」，一邊又說毛「下令即日動工修理黃河邊上的一個飛機場」（蘇聯已答應派飛機），這不是想溜走嗎？部分投機分子幻想逼蔣公下野以換取與中共和談而求苟全，唯獨胡將軍通電全國反對與中共和談，力主政府戡亂到底。這是當時全國反對與中共和談的唯一通電，他還勉勵僚屬說：「我們是領袖的孤臣孽子，要準備作最後的犧牲，這一場戰爭是漢賊絕不兩立、忠奸絕不並存的艱苦鬥爭！」

蔣經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的日記，最足以揄揚胡將軍「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的忠勇品格：「父親認為其本人一旦離蓉，彼等（指劉文輝、鄧錫侯、盧漢之流）或可能聯合發表宣言共同降共，故仍繼續留蓉，必使胡宗南部隊部署完妥後再定行止」

越秦嶺，跋涉長途，轉到成都平原。以六百公里與敵對峙之正面轉進，至一千餘公里長距離之目的地，而竟能於半個月時間內迅速完成，且主力毫無損失，亦戰敗中之奇跡也；十二月十日日記云：「父親近數日來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須逕留成都，以掩護其達成任務，故屢次準備起行而又屢次中止……臨行復與胡宗南長官單獨面談三次，始覺放心。」倘無胡宗南在危急存亡之秋勞師赴難轉戰千里拱衛中樞，蔣公在渝或蓉很可能再度蒙難。事實上，成都街市已木柵林立，劉文輝在城內外潛伏叛卒五千餘人密謀劫持蔣公，胡部第三軍入戍成都後，首先拆除交通要道木柵，管制散兵游勇，嚴加戒備。十二月九日盧漢在昆明叛變，劫持西南軍政長官張群，曾電劉文輝、鄧錫侯在蓉扣留蔣公，翌日胡將軍恭送蔣公離蓉飛台後十七天才撤離成都轉進西昌。故蔣經國十二月十二日日記有云：

想起日昨，在成都共匪和叛逆的虎口之中，西安事變的重演只是數小時之差（按：指蔣公離成都時，劉文輝便衣人員已布滿了蔣公下榻之中央軍校的大門）耳。思之不寒而慄！憶想西安事變時，蔣公衛隊與外圍軍警殉難二百多人，如果胡將軍真係張戎所言「鼯鼠」，他一定與劉文輝、鄧錫侯爭功，將蔣公獻給老毛邀功，怎會有此後五十六年台灣基地的精實壯大局面？當然，胡將軍「千里勤王，義無反顧」是付出巨大代價的，由於川軍劉文輝、鄧錫侯、王纘緒、向傳義、鄧漢祥部先後叛變，中央軍羅廣文兵團亦投敵，胡部為掩護蔣公飛蓉督師，在南溫泉、白市驛、江津等地與共軍血戰三晝夜，第一軍死亡枕藉，餘眾僅一個團。成都之役更慘，正副師長殉節九人，突圍抵達西昌僅七百餘人。

建成制的國軍對共軍作戰時，唯獨胡將軍仍收拾殘餘疲憊之師，苦戰西進，至西昌整頓部署，重振軍威，繼續奮戰，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西昌又飄揚了四個月之久。為了苦撐待變，總統要他堅守西昌三個月，等待國際情勢變化。一九五〇年三月下旬，共軍調集十倍兵力分七路圍攻西昌，他才於三月廿六日飛赴海口，成為國軍高級將領在大陸奮戰的最後一人。四川與西康之役，雖遭慘重損失，但使中央政府得以順利轉進赴台，也是掩護政府在台灣站穩腳跟之重要戰略作為。三個月後，韓戰爆發，美軍協防台灣，遂使台海轉危為安。所以，歷史應該給胡將軍「引虎入川」相當高的評價，至少毛澤東對他的文膽王力說過這麼一段話：「在過江以後，我們犯了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就是我們沒有集中二野和三野的兵力解放台灣。那時蔣介石立足未穩，美國也不要台灣了，第七艦隊也撤走了。可

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兵分二路轉戰西南了，那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擁有重兵，其實西南是一步死棋（按：事後諸葛亮），是下不活的。

三野要守備江南的大中城市，還要肅清散兵游勇，再加上輕敵，所以我們在金門沒有打好。這不能怪前線的指揮員，是我們的戰略決策錯了，而蔣介石在台灣的棋卻下活了。這是在我們七大（按：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閉幕）後犯的第一個歷史性錯誤，什麼叫歷史性錯誤？就是無法更改的錯誤」。《中國文人的站隊》中記載：

以上事實足以證明毛澤東及中國共產黨對胡宗南將軍不共戴天，那麼張戎女士究竟為什麼也對胡將軍恨入骨髓呢？

共幹子弟含恨誣讒

因為張戎的父親張守愚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母親夏德鴻是中共成都東城區區委宣傳部長，是

國軍官兵的鮮血染紅了她父母的紅頂子，使他倆由普通的南下幹部分別竄陞到十級高幹和十五級幹部。在中共建政後的半年中，西南地區的一起義國軍有廿七個大小單位共十萬餘人反正，誅殺了西南軍區官兵十萬人。西南四省的反共游擊戰爭又以四川省最為慘烈。一九五〇年一月中旬，在德陽投共的國軍第廿軍一三三師、一三四師在其軍長景嘉漢領導下開往川北；在川南宜賓投共的國軍七十二軍六九八團二營營長陳超率七個連隊反正，隨後轉戰雷波、馬邊、屏山一帶，與扼守西昌的胡宗南部取得聯繫，義軍一度集聚了三萬反共軍民。胡將軍從西昌派飛機空投武器彈藥後，陳超部一度攻佔了川南屏邊縣城；二月國軍副師長馬烈揭竿而起，成立川西人民反共救國軍第一軍，聚集三千多義士，焚燒區政府、誅殺共幹；原東北抗聯領袖趙尚志之母洪文國出任了西南反共游擊軍第二路綏靖司令，轉

戰川西平原五個月之久；胡宗南部少將師長傅秉勛建立五個基地，擁有羌、藏兵萬餘人馬，出任中華人民反共突擊軍中將總指揮，在川康邊境同共軍鏖戰十七個月；宋希濂部屬退入川東山後，襲擊共軍軍車、誅殺徵糧共幹，還一度佔領了西陽地區八十多個鄉鎮和彭水縣的四個行政區，川黔鄂邊民眾自衛軍一個月便發展到萬餘人六千枝槍，還一度攻陷秀山，更欲順江而上攻打重慶；黃埔四期的軍統少將田棟雲和郭汝瑰部參謀長許亞殷聚集五萬人，設立十一個縱隊，與共軍轉戰廿二個縣。歷時年餘，郭逆汝瑰的七十二軍投共不久，即有一萬四千官兵反正，組織了八十多支游擊隊，擁有八萬人槍，活躍於川滇黔康四省交匯地，攻佔了縱橫五百公里五分之二以上的區鄉，還截斷了各交通幹線與川江航道；救民義軍川北總司令胡伯洲策劃了南充五·五暴動，焚燒了胡耀邦主持的川北行署大樓；國軍八

十九軍劉伯龍部眾有千餘人反正，殺死共軍共幹七十多人；新一軍旅長吳河清組織川湘黔反共建國軍，一度攻佔三個縣。以上反共游擊戰爭極為悲壯慘烈，在共軍重兵圍攻下，僅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三年就殺害反共游擊戰士一六萬人，其中四川省三百支游擊隊死事最烈，中共欠下的血債也最多。就以張戎早先在自傳體作品《鴻雁十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披露：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共清剿反共游擊隊與武裝下鄉徵糧時，她父親縱容部下濫殺無辜，將俘虜處死後挖心臟下酒、強姦地主家庭妻女後割乳處死，他臨死前自承：「做了虧心的事，得了老天的報應，判過幾個人的死刑……」她母親在中共圍攻錦州時利用她的男友、國軍錦州守備司令汲金純的孫兒汲上校將雷管偷運入駐軍重地，配合潛伏共諜，炸毀了一座軍火庫；在「鎮反」運動中，她聽任丈夫槍殺了曾救過她一命的國民黨鎮長以及

前述那位汲上校。……如此這般播種仇恨，就必定冤怨相報，永無休止。上述死難者的家屬、親友長期受到政治迫害，成了「賤民」，「有機會就像火藥桶一樣會爆炸。所以當毛澤東提出「造反有理」口號對付其政敵劉少奇派系時，憋了十七年冤氣的民眾便接過了這一口號，於是乎，第八屆中共政治局委員與候補委員的七十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八十六%、三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長的七〇%、國務院副總理的八十七%和國務院各部委主要負責人、各省市黨委書記的七十五%都受到了一種「殘酷迫害」。葉劍英所說的「迫害兩億人、致死兩千萬人」中間，各級黨員幹部死於非命者佔了相當比率，亦即中共各級幹部死於文革者，並不少於十七年前他們屠殺的國軍戰俘（包括反共游擊隊員）的總數。北京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嚴寄洲前年在國務院文化部屬下的《炎黃春秋》月刊上撰文揭露，文革時對廠長書記施刑最戮力者，「有些是國民黨軍官，有些是有殺父之仇，對共產黨幹部進行階級報復……可是如今卻居然被選為學習毛澤東著作積極分子，有的入了黨，有的進了基層領導班子。故事片室主任馮一夫講了一句最典型的話：『咱們廠如今是國民黨專了共產黨的政！』」，難怪老毛要哀嘆文化大革命是中共「與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了。

張戎父母文革挨鬥

張戎的父親是劉少奇反毛派系在西南的代理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的部屬，從本質上是親劉親李而反毛的，所以在文革頭一年就被紅衛兵整得精神失常，一九七五年過早地死去。她本人當過紅衛兵，抄過別人的家，也嚐過被別人抄家的苦，下鄉當過插隊知青，也上調當過產業工人，她念念不忘身為十級高幹子

女時的特權階級享樂生活，也因為文革十年失去了天堂而感到悵惘和怨懟。張戎的曾外祖先是漢奸，外公薛之珩是管轄廿多個縣、統領萬餘步、騎警的北洋政府京師警察總監，也是曹錕選總統的操盤黑手。對她祖輩的纍纍血債，她毫無羞愧懺悔之意，對使她失去天堂樂園的毛澤東以及批鬥他父親以致精神失常早死的紅衛兵自然抱有刻骨仇恨。鑒於紅衛兵、造反派中相當一部分是國民黨軍政人員以及殉難烈士的後代（文革初期的聯動紅衛兵是由高幹子弟組成，但曇花一現就被老毛取締了），所以她到了自由世界之後，始則撰寫小說《鴻》，詛咒「那些過去仇恨共產黨上司的人抓住這個機會進行報復」，在訴說其父遭毒打發瘋、其母親被押到萬人大會批鬥、跪玻璃渣、一路遊街示眾一路向群眾磕頭請罪時，將仇恨投射到毛澤東及其親信：「中央文革小組轉達給大學生的訊息比中學生多，他們

告訴大學生說毛澤東真正的目的是「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在六十年代時「大學生中高幹子弟少，因為大多數共產黨幹部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才結婚的，他們的孩子此時還不到上大學的年齡，所以大學生不必『保爹保娘』（按：指大學生父母多為地主富農資本家以及國府軍政人員滯留大陸者），樂意把矛頭指向共產黨幹部」。繼而耗十多年精力控訴毛澤東的滔天大罪，連帶辱罵誣讟紅衛兵、造反派的上一代（其中尤以胡宗南將軍為最典型，洎其離大陸數十年後，四川的反共活動——武的有反共游擊隊與文革戰鬥隊，文的從著名詩人流沙河到地下文社、地下詩社，此起彼伏，於今尤烈），其心路歷程便是可以理解的了。正如她十四年前推出的作品《鴻》，以民間陋俗三寸金蓮、鬻女求官、近親亂倫、女主男僕畸戀，一九四九年後親友鄰侶互相告密、共軍士兵入黨不成

殺死軍官、共軍教官偷竊「學軍」女大學生晾曬的內褲手淫、空軍軍士奉組織命令迎娶切除四肢的救火致殘女工就可以升為軍官以及中共殘民以逞的酷刑——老虎凳、鴨子浮水（浸水牢）、噴泉（打破頭顱）、坐地麻圈（割女人乳房）、凌遲處死等等，她在新作中惡毒地咒罵與詆毀胡宗南將軍，從嘩眾取寵危言聳聽的角度，確實迎合了西方讀者的獵奇胃口，也為她與夫婿賺得千百萬美元的不義之財，但是謠言與虛構畢竟是腿短的，遲早要被海內外讀者唾棄。君不見：毛澤東著作賣了十億冊，比張戎作品多一百倍，然而如今中國大陸究竟有幾家幾戶藏有毛著、有幾人閱讀毛著呢？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也！（武上卒、代彈刺）。自非由張戎的齊東野語，使人們感到應該對參與六十年前戡亂戰事的文官武將——不論已故抑或健在——作一番公正理性的歷史評價。胡宗南飛返

台灣不到兩個月，陝西省監委李夢彪等四十六人曾向中華民國監察院提出彈劾書，案由為「胡宗南喪師失地，貽誤軍國」，具體指的是一「裴昌會兵團在廣漢叛變投共，李振兵團在成都叛變投共；胡長青兵團在川西潰敗，胡自殺」。事實上，裴昌會原係西北軍韓復榘的部屬，韓逆伏法後，裴氏轉隸孫桐萱集團軍，抗戰期間輾轉入潼關，才歸屬胡宗南將軍，其實裴昌會早在抗戰初期就與中共有所勾結，一九四六年胡宗南派董釗去鄭州通知鄭州指揮所主任裴昌會協助解散共諜巢穴五十五師，裴即密電五十五師師長孔從周，孔立即率部投共。故陝西監委把裴昌會叛變誘過於胡宗南，似非公允；又如胡長青將軍在徐蚌會戰與共軍渡江時曾力戰負傷赴台醫治，傷未癒即奉命隻身飛往關中任胡宗南部之兵團司令，在後有追兵、前有伏兵、糧彈俱缺的情形下率不足兩營之眾趕到西昌，打了國軍在大陸的最後

一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戰至兵盡彈絕，自戕殉國，似不能視他為「不堪一擊」的敗將。回顧抗日、戡亂諸役，胡部將領頗多視死如歸，不成功，便成仁，未奉命令，決不生還，諸如一九三六年寧夏剿共陣亡之團長楊定南、晏儉，一九三七年淞滬抗戰陣亡之旅長李友梅、政訓處副處長沈上達等；孟良崗壯烈成仁之整編師師長張靈甫，瓦子街戰死之軍長劉戡、師長嚴明，寶雞戰死之軍長徐保；第一師副師長王陵舟及隴南保安司令胡綏

謙兩員死事最為壯烈，受敵包圍，身陷絕境，共軍再三迫降，烈士痛罵嚴拒，乃高呼中華民國萬歲領袖萬歲而自戕；西昌戰死之司令官胡長青、軍長劉孟廉等均身先士卒，力戰陣亡。歷次戰役時，中下級幹部死事之慘烈，真可驚天地、泣鬼神，這一切都是胡宗南將軍忠貞愛國情操所激勵、感召而達成之正果，張戎竟指胡將軍為「鼯鼠」，其妄口巴舌，不可理喻也！（文內牽涉史實部分的文責，由作者自負）

聖文 拾夢抒懷

隆重 李 潔 著
出版 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受，匯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伍拾元，歡迎購閱。

郵撥○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